

The Icarus Girl

遗失翅膀的天使

[英] 海伦·奥耶耶美 Helen Oyeyemi [著]
马渔 [译]



洁思米躺在妈妈的衣柜。

她搞不清楚自己算是很白的黑人，还是很黑的白人。

——妈咪，世上曾经有另一个我吗？

——洁思米，你活在三个世界。

尼日利亚80后挑战大师级题材

有关自我、疏离、幽闭的动人作品

I561.84/4

2009

The Icarus Girl

遗失翅膀的天使

海伦·奥耶耶美 Helen Oyeyemi「著」

马渔「译」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失翅膀的天使/(英)奥耶耶美(Oyeyemi, H.)著;
马渔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
书名原文: The Icarus Girl

ISBN 978 - 7 - 208 - 08363 - 9

I. 遗… II. ①奥…②马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
尼日利亚-现代 IV. I437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10227 号

世纪文学出品

策 划 人 邵 敏

责任编辑 丁丽洁

书籍装帧 颜 禾

THE ICARUS GIRL by HELEN OYEYEMI

Copyright: © 2004 BY HELEN OYEYEM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9 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-CENTURY PUBLISHING
GROUP OF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遗失翅膀的天使

The Icarus Girl

[英]海伦·奥耶耶美 著

Helen Oyeyemi

马 渔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03,000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00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8363 - 9/I · 630

定价 20.00 元

The Icarus Girl
目录

●	●	●
I	II	III
001	061	231



I

她坐在楼台上的柜子内，一个放毛巾和衣物的地方。她悄悄对自己说，（我在柜子里）。

她觉得必须这样说出来才够真实。同样地，睡醒时她也会对自己说，（我叫洁思米，我今年八岁）。

柜子门被打开，一道细长光线透进来后，扩散开，妈妈往里头瞧。

洁思米闻到浓浓的圆珠笔味，是那种墨水完全漏光光的味道……

“洁思?”

妈妈的声音从走道传过来,身上夹杂着一股浓浓的霉味,浓得连声音也染上了霉味。洁思坐在柜子里,觉得她的名字听起来怪怪的,摇摇晃荡,拼音不太正确,仿佛她处在一个瓶子里,或玻璃框内,而妈妈在外头,轻轻敲着。

(我可能在这里待太久了——)

“洁思米!”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严厉。

洁思米·哈瑞森没有响应。

她坐在楼台上的柜子内,一个放毛巾和衣物的地方。她悄悄对自己说,(我在柜子里)。

她觉得必须这样说出来才够真实。同样地,睡醒时她也会对自己说,(我叫洁思米,我今年八岁)。

她告诉自己在柜子内,可以确切知道自己在那里。对她而言,明了自己身在何处,似乎一天比一天困难,譬如说,她一下就忘了她所躲藏的柜子是在兰树街的一个独立房子内。

那是一间小房子。道丝表姐家的房子比这房子大多了,坦德·柯克家的房子也比这房子大。房子里有三间卧室,最小的那间被妈妈的书籍、纸张与断裂的笔塞得四处乱七八糟。房子前后院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地,爸爸妈妈没有时间整理那些地,也没有足够的钱雇用园丁,遂把那些地称为“恐怖之地”。洁思比较喜欢柜子内和围起来的空间,不喜欢院子。但她喜欢那些一丛丛的棕色草地,草丛潮湿时里面常常藏着蚯蚓。她也喜欢那些弯曲蔓延在篱笆内的神秘植物(根据爸爸的说法,那叫杂草)。



柜子和房子都位于克兰布鲁克，离布朗里的道丝家不太远。洁思认为离得这么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。道丝使洁思想起了讨厌的小妖精，尖尖的下巴，浅色的金发，冷冽的湖绿色蓝眼睛。虽然道丝无意在洁思的脆弱宁静世界砸一个洞，但她已经砸破了她的宁静。总而言之，洁思就是不喜欢柜子外的世界。

洁思觉得柜子外的世界是一个匆忙的世界，每件事物都匆匆忙忙而过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说话，也都要她说话，她只得注视着地上，维持同样姿态久久不动。

接着大人们会说：“怎么啦？洁思，你哪里心情不好啊？”她必须解释她并没有心情不好，只是觉得疲倦而已。但在阳光灿烂的大白天怎么会疲倦呢？她自己也不清楚。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她觉得很难为情。

“洁思来？”

“我在柜子里。”她轻轻地回答，身子向后动一动，手臂伸一伸，手肘枕在一堆又厚又软的毛巾上，仿佛在床上。

柜子门被打开，一道细长光线透进来后，扩散开，妈妈往里头瞧。洁思闻到浓浓的圆珠笔味，是那种墨水完全漏光光的味道。她看不到妈妈的手指头，但可想而知妈妈的十指必定染满了蓝色的墨水，也许身上穿的那件黄色长T恤上的袖子也染满了墨水。洁思有点想笑，因为她只能看到妈妈的半张脸。妈妈的脸看起来像《粉刺在哪里？》那种书上的脸——打开折叠页才能看到另一半的脸。但她没有笑出来，因为妈妈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。她把门开得大一点。

“你一直都在这里吗？”莎拉·哈瑞森撅起嘴问。

洁思坐起身子，想要搞清楚状况。她越来越懂得察言观色。

“嗯。”她犹豫地答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回答？”

“对不起，妈咪。”



妈妈仍等着她回答。洁思米皱着眉，望着妈妈那张困惑的脸。看来多一点解释是必要的。

“我在想一些事情。”片刻之后，她说。

妈妈斜倚着柜子门。洁思知道妈妈想仔细看一下柜子里面，也想看清楚她的脸。

“你今天都没有出去和别人玩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。”洁思米撒谎。她看了时钟，将近六点钟。午餐后，她就将自己关在楼台上的柜子里。

她看到妈妈的肩膀放松下来，真搞不懂妈妈为何对这种事情要这么紧张。她听过妈妈许多次压着嗓子说：洁思米只跟自己玩，这样不太好！洁思米对自个儿的事情都不哼一声，这样不太好！妈妈说，在尼日利亚，小孩通常爱调皮捣蛋恶作剧，但总比整天坐在家里读书发呆强。爸爸是英国人，坚持认为这儿的状况不同。他说，洁思米是这样长大的，她的行为没什么不正常。洁思不知道谁说得对谁说得错，但不认为自己应该跑出去干些调皮捣蛋的事，不过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希望这样或那样。

妈妈伸出一只手臂，洁思握住，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她的毛巾枕头，跨出柜子，站在地板上。她们站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，妈妈蹲下来捧着洁思米的小脸蛋，望着她。洁思站着不动，心里想找个可以取悦妈妈的说法，不管妈妈想知道什么，虽然她并不知道妈妈想知道什么。

妈妈平静地说：“这一整天我都没有听到后门的声音。”

洁思米有点吓了一跳。

“什么？”

妈妈放开她，摇摇头，微笑，说：“我们去尼日利亚，好吗？”

洁思依然心不在焉，听到自己问：“谁？”

莎拉笑一笑。



“我们啊！你、我和爹地！”

洁思有点迷糊。

“哦……”她说，“搭飞机吗？”

妈妈微笑。她相信这件事情会让洁思米走出自己的世界。

“是啊！搭飞机！你喜欢吗？”

洁思感到有些兴奋，到尼日利亚耶！搭飞机！她试着在脑海中想象尼日利亚，但没有办法。热，应该很热吧。

“喔。”她笑着说。

假如她早知道到尼日利亚会惹来这么多的麻烦，一定会尖着嗓子大叫：“不要！”然后逃回柜子里去。燠热的尼日利亚是所有事情的开端，很久之后她才了解这些。她所感觉到的，可能只是一个状态。假如（喔，假如假如假如，妈咪）她没去的话，可能会好一点。

洁思喜欢俳句。

她认为俳句不仅不可思议，而且非常难理解。她写过一次俳句，仅此一次。从头至尾读着自己写的俳句时，似乎每一句皆让她觉得好像被重重击了一拳。

有一天，洁思大刺刺坐在卧室地板上整整六个小时，一手撑着下巴，一手在纸页上来来回回，除此之外，动也不动。她写了，又划掉，又重新再写，奋力和文字与标点符号交战，努力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完美的表现当中。天色渐渐黑暗，她忙着写作，不起来开灯，头不断地往下沉。为了看清手拿铅笔写出来的字，头几乎沉到纸堆当中，脖子稍微动一下便觉得疼痛。铅笔写钝了，洁思不削尖铅笔，只缓缓伸出手拾起周围的笔，改以其他颜色的笔代替。爸爸妈妈往里头瞧，看到她的脸颊贴在地板上，以为她睡着了。爸爸蹑手蹑脚进入房间想要抱她上床，却被她大眼睛越过手臂投来的目光吓一跳。她毫无抵抗地让爸爸抱上床，盖上棉被。大约过了



三小时之后，爸爸返回卧室来看她，发现她又悄悄溜回地板上，在黑暗中写作。俳句狂热期持续了一周，她终于病倒。和追求兴趣一样，生病了也不吭一声。

病好之后，她发现她不再喜欢俳句了。

洁思坐在机场的出境厅里，瞪着鞋子发愣。两脚静静并在一起，有时互相敲击鞋跟，有时右脚鞋跟放在左脚脚趾上。

它们会自个儿这样做吗？

她试着不在脑子里想象鞋跟互击这回事，然后注视着脚，看看鞋跟是否会自个儿互相敲击。结果，竟然会唉。后来她知道那是因为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回事。

洁思忙着观察自己时，也注意到四周静悄悄的。没人说话。她看着某些人，那些人也带着空洞的眼神回看着她，她赶快转身坐好，把注意力放回爸爸身上。爸爸手撑着下巴正在看报纸，镜片后头的两只眼睛专注集中，仔细读着报纸。他把报纸放在膝上，每次调整姿势时，手肘总在纸张上压出个大酒窝来，动作看起来有点笨笨的。爸爸发现洁思在望着他，只匆匆看她一眼，笑一笑，轻轻拍她一下，便回到自己的沉思当中。对面长椅上坐着一位硕大女人，穿着漂亮的传统服饰，那是洁思看过最美丽的传统服饰。一只红色的鸟展翅飞翔在深蓝色的衣裳上，黄色的蛇盘成一团，仿佛一串金色柳橙皮，从栩栩如生的鸟嘴中蹿腾而出。洁思老爱学妈妈的发音，把那称之为“eero abty booby”。有时候，妈妈和朋友在一起时，会穿上传统服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她把一块花色缤纷的厚厚布片像缠头巾似地绕在头上，在耳朵上方打个结，再穿上一件及膝的上衣，上头通常有金色、银色或银箔绿的绣线绣着一根长颈杓。洁思的手指头可以穿入美丽的绣颈当中。妈妈也会将手指头穿入精致的绣帷中，站在卧室的镜子前，望着自己的倩影，左顾右盼，嫣然一笑，然后以英语腔调蹦出轻快



道地的约鲁巴语:Iro ati buba^①。这就是 iro ati buba。妈妈还在下半身的长颈杓顶端,也就是腰间的地方,裹上一片最长最宽的花染布,然后对折一次,两次,三次。这些东西在她手上毫不费心力,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轻松打扮。妈妈站在卧室里,笑着,服饰的鲜艳似乎溢满了整个房间。

想到这些,洁思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她和所有候机者坐在大厅里,看着这女人。女人的眼睛小小的,挤在肥胖的皱纹内,瞥了洁思一眼。荧光灯使女人的肤色看起来怪怪的,很沉闷,仿佛一道光线打在深棕色涂料上却不发光。洁思一直望着女人,和女人的眼神撞上时,不禁感到害怕,不敢望向别处也不敢让女人离开她的视线。如果被盯着瞧时,眼睛不迎接那眼神,是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?

在飞机上,洁思闹了一顿脾气。

是尼日利亚惹的祸。

尼日利亚的感觉实在很丑陋。

尼^②——日^③——利^④——亚^⑤

飞机越过所有的陆地与水面,尼日利亚隐隐约约出现在那儿。一片啪啪响的干草地,仿佛酷热中的一根吸管,是尼日利亚为她伸开的细长手臂,想要拉她下来撞入他的怦怦心脏。洁思像个胆小鬼般吓得哎哎叫。上个月,她读了有关尼日利亚的书,因太过兴奋而再度染上一种古怪的热症,差点送上一条小命,幸好及时注射了治疗黄热病与C型肝炎的药剂才算康复。治疗疟疾的药片实在很恶心,好像在舌头上裹了一层令人作呕

① 非洲传统女性服饰。

② 原文与“一窝小鸡”同音。

③ 原文与“嘲弄”同音。

④ 原文与“又”同音。

⑤ 原文与“啊”同音。



的厚厚粉笔灰。

是两种白药丸在作祟，还有她妈妈家乡的频送秋波，使洁思开始挣扎、扭动、尖叫，半个头荡出座位外，几乎窒息在安全带上。她挣脱妈妈的手臂，滑出白垩粉画的小圈圈，听到皮肤在脑子里面冒着泡泡，也感觉到皮肤在冒泡泡，想要尖叫出声。接着，她听到自己的尖叫，感觉到别人在看她，也听见他们议论纷纷，但对自己所制造的尖锐、刺耳、痛苦噪音，却感觉好极了。想到这个可怕的念头，她蜷缩身体坐着，对所发生的事情惊讶不已，尽管这些事情已不是头一回发生了。爸爸伸手制止她，她气喘吁吁地甩开爸爸的手。汗水滴在前额和眼脸上，一阵刺痛从眼窝后头冒出来，无法抑制地往头上蹿。这是一种平静。

妈妈先以单调语气请求她，之后，转而生气地念念有词，说了一些她听不懂的话，并且用力打她巴掌。这些巴掌像刺骨寒风打在肌肤上。妈妈的手缩回去后，刺痛感仍在。洁思停止挣扎，软弱无力地靠在座位边上，嘴巴微微张开成“O”字型。爸爸嘟嘟囔囔轻声责备，把她安置好在座位上。

他凝视着洁思，轻轻用手帕擦她的小脸蛋。“今天不要再吃这些小药丸了。”他悄声说，把药丸放回药盒里。

时间一分一秒悄悄溜过，洁思安静坐着，眼神跟着两名空中小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。爸爸坐在她旁边，手臂依着洁思的手臂，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麝香味。洁思听到爸爸睡着的轻轻呼吸声。一位名牌上印着“凯伦”的空中小姐对洁思浅浅一笑，也和她一样昏昏欲睡。她头上戴着一顶时髦的红帽子，盘住黑色发髻。洁思知道空中小姐并不是对她微笑，而是对一名小孩微笑，对着一名她认为是小孩的小孩微笑。她是空中小姐，对小孩微笑是她的工作。洁思报以昏昏欲睡的笑容。

洁思渐渐跌入睡梦中，手伸到爸爸那边去。她完全闭上眼睛。黑夜温暖沉静，像个大泡泡般把她举得高高的，比飞机还高。



爸爸伸出手来，用大手握住她的小手。洁思露出一丝眼缝，斜偏着头靠在爸爸身上。爸爸的浅棕色头发凌乱地落在额头上，蓝绿色眼睛半掩半张，顶灯熄灭后，看起来更深沉了，之前摘下的眼镜在鼻梁上留下两片小小的凹痕。爸爸望着洁思，露出好奇的微笑，你还好吗？洁思米，你真的好吗？我很担心咧。洁思米累得连头都懒得动一下，只愣愣望着爸爸的脸好一会儿，以回报他的笑容，之后，眼睛又闭上，睡着。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有人、动物和各种跳动的彩色物体，出现，又消失。

2

洁思想不到尼日利亚这么热。

她站在行李输送带附近，握着妈妈的手，身上穿的橘白色上衣全扣上了扣子，粘答答的，她试着不去理会。汗水在背脊凹处凝聚成一颗颗大汗珠，她稍微扭动一下肩膀，想看看汗珠是否会像水桶里的水般滴落下来，溅湿地板。

她热得快虚脱了。

两名瘦瘦高高男子穿着卡其短裤，帮旅客把行李从输送带上卸下来。一列东倒西歪的行李快速通过洁思面前，有的是大大鼓鼓的红白条纹塑料袋，有的是手提箱，有的是大旅行箱。那两名男子以约鲁巴语又谈又笑，彼此闪过几抹白色笑容，时而笑到身体摇摇晃晃。

洁思爸爸站在行李输送带边，手插在口袋等候提取行李。洁思想不到——没想到爸爸那么的……失态。他满脸通红，汗如雨下，连站姿都大大不同。来来往往的人群越过他身边时都刻意瞄他一眼。那种瞄他的眼神比一般长久，不像洁思经过雕像或画作时所投注的正眼直视，而是……看到古怪东西了。她望着爸爸，希望爸爸也，至少，看她一眼吧。



但他没有。

妈妈对着她微笑，笑容中带着几许……，洁思说不上来，只能说是谨慎吧。

通过海关时，妈妈露出同样的笑容。柜台职员留着简洁的八字胡与山羊胡，非常有礼貌，事实上，礼貌过了头，脸上的线条因过度讲究礼仪而显得僵硬。洁思站在柜台下，近距离观看职员，觉得他有点在嘲笑妈妈，甚至也带着同样的卑微微笑瞥了洁思一眼。

他在想：这位拿英国护照却有着尼日利亚婚前姓氏的女人是谁？站在这儿的这位女人，穿着运动短裤与吊带黄上衣，身边伴着一位白种男人与各一半血统的小孩，究竟是谁啊？妈妈是否也会以他的角度从柜台后方看自己，发现自己很奇怪、很低能呢？

也许，这就是为什么妈妈的笑容中带着几许谨慎的原因吧。

在八岁的洁思眼中，妈妈的笑容不是一种愉悦的笑容，她在英国时的笑容不是如此。

她觉得自己也变得有点谨慎。

妈妈拉一下她的手。洁思米看到妈妈脸上露出真正的微笑，仿佛才刚想起灿烂的阳光。

“我们快看到你外公和表兄弟姊妹了！”

洁思点点头，想到这些，报以一个不带劲儿的安慰式微笑。想起尼日利亚的外公和表兄弟姊妹们，眼前浮现一大群闹哄哄的人，每个人动来动去的，快得让她看不清楚他们的脸，而任何一张脸都是她的家人。外公拿着一把拐杖，他真的会拿着一把拐杖吗？妈妈说，外公活泼好动，身强体壮，又生性多疑，凡事喜欢亲历亲为，以确保事情做得正确完美。他有一头灰发，像她的英国爷爷一样，但他的头发比较有弹性，银发较少，像钢丝毛般冒在头上。而他的脸……，唉，从缺。洁思感到胸腔一阵紧缩，转头望向别处，用力吸一口潮湿的空气。



如果她不能见他,那么,他如何见得到她呢?

他们来到了外头,外面只比里面凉快一点点。有几个人懒洋洋地靠在停妥的车子旁,一看到他们,马上匆匆忙忙穿过白色马路,爸爸即刻掏出小费给帮他们提行李的人。阳光穿透所有东西,映照得色彩特别鲜艳刺眼。洁思米安静地抓着爸爸的手,心想,如果她看到那群人突然侵袭爸爸,一副要把他吞下去的样子,一定会尖叫出声。那群人里头,有些人穿着宽松破旧的长袍,往后她在尼日利亚的回教徒身上会见到这种服装。

“嘿,这里,先生!我给您提供了一部非常好的车,有冷气,大小适中,载得下您的行李,现在就上车吧。”有个家伙的声音盖过其他人的喧闹。

“……到伊巴丹^①或伊费^②只要一万奈拉^③,要不然我载你们去阿布加^④,那里有一家希尔顿饭店。”另外一个家伙紧迫盯人地说。

四周,层层衣褶、手势、衣物的熨味与汗涔涔的身体包围着他们。洁思觉得热气更逼人了,但只能从周边的碾磨机裂缝中看到几道狭长的阳光。她死命地抓住爸爸的手指头,指肉才碰到爸爸的指甲就搞得自己的手又粘又滑。

爸爸站在行李箱旁,神情戒备,带着疑惑的眼色瞟了她妈妈一眼。妈妈一肩担起保卫的重责,叽哩咕噜地夹杂着约鲁巴语与蹩脚英语,对所有人咆哮。

“你们嫌少吗?现在?你们不去我们就拉倒?……一万奈拉,就这样,或者 ori e ti darun?”

说完,妈妈和身边所有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那是一种暧昧的笑声,仿佛一道会冒泡的水墙,把洁思和爸爸喷得全身湿透却仍然在水墙

① Ibadan,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州首府,为西非最大城市。

② Ife,尼日利亚中西部城市,约鲁巴族最大、最古老的市镇之一。可可贸易中心。

③ 尼日利亚的货币单位。

④ Abuja,尼日利亚首都。



外。洁思用空闲的手抹一下额头，看妈妈一眼。妈妈似乎改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讨价还价，突然转身对爸爸说了些话。爸爸耸耸肩不置可否，伸手调整一下脸上的眼镜。他的眼镜老是从鼻梁上滑下来。

几分钟之后，妈妈挑了其中一位司机，其他司机语带微笑地埋怨几句，一哄而散。“丹尼尔，你可以帮一下这位司机的忙吗？”妈妈立刻溜回流利的英语，牵起洁思的手，带洁思登上一部长长的淡褐色轿车，驶向伊巴丹。

洁思坐在车子后座，看着妈妈进入前座戴上太阳眼镜。她仰起脸，让冷气吹凉肌肤，再张开嘴巴大声吸气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在灌满冷空气的气球，然后，望向车窗外一名男子。男子斜倚着自己的车子，嚼着口香糖，身高高得不像话，身上一件粗棉布衬衫与一条只到小腿肚的长短裤，浅浅颜色和肤色成鲜明对比。站在奶油色汽车旁，他的瘦削形影仿佛一张剪纸。他望着洁思，漫不经心地，仿佛洁思是一件可以在等候时瞪着发呆的物品。

爸爸把行李放入车厢，车子向下沉了几下。他在车子四周走动时，洁思听到鞋子在白石路面上发出的喀哒喀哒响。她继续盯着男子，男子在笑。她将手指压在灰蒙蒙的玻璃上，让脸更贴近车窗，看得更清楚。男子精明地望她一眼，一边嚼口香糖一边挥走苍蝇。爸爸轻轻喘口气，打开车门，噗地一声坐在洁思身旁。“还好吧？洁思米。”他愉悦地问。洁思米面向车窗没有转身，觉得凉快一点了，仿佛一方孤独的空间刚吹入车内。在英国，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正瞪着你瞧的人，对方会尴尬地笑一笑，移开眼神。在英国，人们不会把你当物品般观赏，那是一种粗鲁、讨厌的行为。

她的表兄弟姊妹们也会这样吗？盯着她瞧，观赏她，然而并不是真的那么……在意？欣赏完之后，留下她一人傻傻地愣着？

司机返回妈妈身旁的驾驶座上，发动车子，以约鲁巴语絮絮叨叨。车窗外的男子突然睁大眼睛，眼白部分变得巨大明亮。洁思吓了一大跳，赶

